



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

Jin-cha-Ji National Anti-Japanese Seminar



首页 关于我们 新闻中心 重要活动 抗战老兵 抗战英雄 历史真相 文史资料 图片资料 专题论坛 会员中心 联系我们



-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民运队长
-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秘书科科长
- 中共冈西县委书记姚振山
- 中共榆（次）太（谷）联合县委书记胡
- 新四军第6师18旅51团参谋长赵伯
- 新四军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六合独立团
-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15团政治委员
- 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
-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总队总队长张
- 冀东抗日联军第2梯队梯队长刘锡彤
- 新四军第6师18旅54团团长朱长清
- 中共讷河县委书记尹子魁
-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2团政治委
-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
- 国民革命军陆军预备第9师25团3营
-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
- 八路军鲁南军区第3军分区参谋长张炯
-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应城县抗日游击大
- 丰（润）滦（县）迁（安）联合县抗日
- 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
-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3支队政治委员
- 新四军宿西抗日总队总队长周龙凤
-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《七七报》主
-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3师师长齐殿选
-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6团政治处主

90岁老兵张富荣：脖子上被子弹穿过伤痕仍很明显

排长笑话我：只知道缴枪不知道缴子弹，你要这枪有啥用？

我老家是山西灵石的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家中一共姐弟三个，上面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我是老小。

因为家里穷，我从小就没上过几天学，主要是给别人家割草、放牛。

我13岁那年，日本鬼子进犯我国，上面下来政策，一家两个男孩的，必须要有一个去当兵。家里就让我报名参了军。

我当时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部队，因为年龄小，当时的部队番号和首长名字都记不太清楚，1939年编入陈光支队。

还是因为年龄小，刚到部队时一直是给首长当通讯员，我当时给二团团长当通讯员，主要就是送信，跑跑腿，有时候也给首长生活上搞些服务。服装都是老粗布军装，统一的，因为枪不够，我最初就是拿的红缨枪，后来又给分了个大刀片子，天天背着，还有几颗手榴弹。一直到后来打了好多次仗后，我自己从一个伪军手中缴获了一支步枪，当我美滋滋地背着枪回来后，排长看看枪开始笑话我，说你只知道缴枪不知道缴子弹，你要这枪有啥用？“来，我给你点子弹”，我从那以后才知道了子弹的重要，我们那时候天天唱的歌儿就是：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”

从山西到河南，全靠两只脚，有时白天走，大多时候是夜行军，与敌人斗智斗勇。1940年，我在鲁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部工作，从班长升到排长，再到文化干事、代理连长。

我脖子上的伤是当排长时留下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45年的6月19日，那一天正下着大雨。我们115师七、八两个团的兵力早早开到了阳谷县城周边。

晚上，集中开动员大会，首长在上面讲，下面人多，我站得远也听不太清楚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要打阳谷县城了，开完动员会后，连长再给我们每个排下达作战命令，分配攻城任务。当时阳谷县城里一共有日伪军4000多人，他们藏在县城里面，四面都有重兵把守，城墙上有炮楼，城墙周边挖有壕沟，沟里有水，沟边还有长满刺的杂树丛，攻城难度可想而知。

我的排里共有30多名弟兄，晚上就住在阳谷县城外一村庄里，睡觉也不敢脱衣服，白天隐蔽，晚上开始出去挖壕沟，老百姓都很支持我们打阳谷县城，他们自发前来帮助我们一起挖。都是偷偷挖，生怕城里敌人发觉，挖出来的土，大家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往后递。

当时分得也很细，有壕沟组、抓钩组、梯子组……县城四周都被我们包围，各个组都在做着攻城准备。

感觉脖子后面一热，一头栽倒在地就啥也不知道了

我们壕沟组断断续续挖了好几天，快挖到城墙根处时，上级命令包围县城的七团开始攻城，先从北门攻，步枪、机枪一齐打，还有炮，但就放了一炮，因为这门炮是缴获敌军的，好长时间没用过了，里面的药好像也有些潮了，攻城命令下达时就要求打炮，但炮手费了老大劲才放响一炮，就是这一炮，把北门炸开了个豁口，我们的部队像潮水一般喊着“冲啊、冲啊”往里打，我们这边的壕沟也起到了作用，战士们用老百姓的牛车改装成特殊战车从壕沟里往前冲，车顶板上铺着浇过水的棉被，这样敌人从炮楼上往下打打不透，我们一个劲往前冲，但七团比我们先一步攻陷了北门，我军攻入县城后，敌军很快就败退了，我们这边也把南门很快攻破。

我当时是从南门一个豁口处翻进城的，刚进城，还没回过神儿来，就感觉有人从后面猛推了我一把，我感觉脖子后面一热，脑子一蒙，一头栽倒在地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
过了好几天，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是在阳谷县城一个战地医院里，听后来转过来的伤员讲，当天晚上攻进阳谷县城后，敌军负隅顽抗，但最终俘虏了两千多日伪军，胜利解放了阳谷县城。但我军伤亡也很严重，当时负责打炮的那名士兵，就因为放那一炮，耳朵被震得鲜血直流，两耳失聪。和我一起负伤的也有很多，有的打断了腿，有的打瞎了眼，我的伤还不算很重，子弹从我右后脖穿过，从下巴处打出来，血流得不少，伤了神经，但当时医疗条件差，也没麻药，就用酒放碗里点燃，然后往伤口处涂抹着消毒、消炎。

我们部队攻下阳谷县城后，开始一路南下，我因为负伤只得转到后方范县医院治疗，因为那颗穿过我脖子的子弹伤到了神经，我一只胳膊先是无力抬起，再是开始变畸形，没办法只得转到第二军分区后方供应处任技术指导员。也就是在此期间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，她是当地人，我们结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所以我就在范县安家落户了。

1953年我被分配到濮阳黄河大堤工作，直到1980年7月退休。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后悔过和日本人打仗，想起穿过我脖子的那颗子弹，我就恨日本鬼子恨得直咬牙。想想抗日期间死去的战友，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，见证了祖国的兴盛、强大，再不怕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了！

总页数：1 首页 上一页 [11](#) 下一页 末页

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八路军研究会
宝船全球投资有限公司 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 中国将军文化艺术协会 中国将军诗书画院 中国八一将星书画院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
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（中国）黄埔军校同学会 中红网

Copyright 2015 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 版权所有 制作维护：网络信息中心 冀ICP备15002171号